



## 新闻眼

□ 刘 言

夺得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冠军一个多月后，16岁的管晨辰想把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屏蔽”了。

别再说巴黎了。9月27日，她在自己社交平台上的视频下发了这条评论。视频里，她和三个队友和着音乐的节拍，跳着搞怪的舞蹈，咧嘴大笑比出“耶”的手势；评论里，她的话后面跟着的是两个“黑脸”的表情。

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后，管晨辰一直备受关注。她常发布一些和队友欢快舞蹈的视频，活泼可爱的性格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很多粉丝，她自己也一直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在全运会接受采访时她曾解释，自己天生爱唱歌跳舞，是非常爱搞笑的人，业余时间就会带着体操队的姐妹们，一起来一段魔性舞蹈。

但几乎她发布的每一条舞蹈视频下面，都有网友评论：“你再这样下去，巴黎，你不要去了。”

那你去？小姑娘回怼。

某音不适合你的啦！我周末休息不能休闲一下？

你教练知道吗？教练就在旁边。

但批评的声音依然铺天盖地。管晨辰在评论里委屈：我本来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既然你们不喜欢就划走，不要污染我的评论区。

这种批评在本届全运会成绩揭晓后变本加厉。在体操女子团体比赛中，管晨辰发挥不佳，她所在的浙江队不敌对手获得第四名无缘奖牌。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她也罕见地出现了失误，掉下平衡木，仅收获第五名。刚就这当网红吧，还跳不跳舞了，去不了巴黎的人越发多了起来。

本来是闲暇之余的娱乐活动，却被一些网友上网上线。管晨辰在团体赛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的表现会影响到团队。我觉得，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16岁女孩，并没有因为得了奥运会冠军，就变得不同了。从中能看出她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同样受到网友恶评冲击的还有获得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射击运动员杨倩。全运会开幕前，她曾和队友穿着嘻哈风格的衣服，模仿了一段配乐为《西海岸》的玩梗舞蹈视频。大批网友跑去留言，点赞最高的评论是：“一下子就反感了。还有网友写道：别这样怕你凉，她真的很容易摔得很惨，冠军里面她飘得最高，颠覆我三观的世界冠军。”

很快，她删除视频，在此以后很少见到杨倩发布新的视频动态。而她在采访中，也显得小心翼翼。本届全运会上，她获得了两金一铜的成绩，但奥运金牌项目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仅获铜牌，又让她遭受了新一轮的非议。面对媒体，她为骂她的网友们开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爱好也各不相同，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也很正常。

但是，运动员比赛结束、训练之余拍个视频，就能被理解为不务正业，就有人开始质疑奥运健儿因为一枚金牌就此“飘了”、就会松懈，有些人只看到了他们站上领奖台时的光鲜，却看不到他们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长久以来，很多人心目中的运动员都是“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苦大仇深形象，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奥运选手的生活只能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但今时不同往日，东京奥运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杨倩的珍珠美甲、小黄鸭发夹和可爱比心，管晨辰平衡木上的袋鼠摇、苏炳添的狂放怒吼，这些兼具赛场上坚毅、自信的竞技姿态和比赛之余的个性表达，展示的是他们奥运会冠军身份下，人的特质，也是新时代青年身上的多元。

运动员，尤其是顶尖运动员本身就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2019年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关于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共识声明》显示，长达12个月的跟踪研究发现，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障碍的患病率介于5%~35%。这些心理健康状况包括睡眠障碍、抑郁、自杀、创伤后应激障碍、注意力缺陷、精神障碍、物质滥用、赌博障碍和其他行为成瘾等。此外，部分精英运动员可能经历多次受伤、手术、成绩反复波动和更多社会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的考验还会更多。

作为同胞，期待他们在下一届奥运会上再创佳绩，这无可厚非。可是这份期待已经变质，一些人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打着“为你好”的善意“旗号”，赤裸裸地用网络暴力剥夺运动员再正常不过的、拥有丰富生活的权利。运动员的训练安排，难道他们自己和教练，不比一个例行如隔山、远隔千里之外的人了解？

还记得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选手王璐瑶遗憾止步资格赛。赛后，她在微博晒出自拍照，并写下“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怂了，三年后再见吧”。随后遭到长达数个小时的网络暴力攻击。好在，她很快收获了多数网友的支持和力挺，相关账号也很快依规处置。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人们观念的进步，唯金牌论“问题也正在被更多人意识到。竞技体育本就有赢有输，只有一个冠军，赢了就捧，输了就骂，有违体育精神，也对不起运动员的汗水和努力。

今年夏天，奥运冠军们回国后，纷纷更新自己的隔离日记vlog，让我们看到了许昕做造型、汪顺“干饭”、梁皓然吉他弹唱，在令人神经紧绷的赛场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爱笑爱闹的年轻人。在金牌榜的名次、奖牌的多寡之外，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吗？

# 郭老师消失后

个人的原始状态。

## 2

有粉丝总结，喜欢郭老师的，大多是年纪小、喜欢追捧潮流的青少年，和经常在夜里反省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的成年人。像“夜空里起飞的猫头鹰”，这位粉丝如此形容后者。她说看郭老师搞笑视频时，脑子里面就只好笑、幽默的东西，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种放松是短暂的。视频看完之后，该“卷”继续“卷”。韩一毅说。他如今在阿里巴巴的研发部门实习，写代码，同时为了秋招做准备。虽然公司没有要求工作时间，但如果按时上下班，工作是做不完的。他自觉每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就在家躺着，不会想动，太累了。公司里，同事们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工作。

他其实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时间长了，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由兴趣，而是由压力驱动的了。

研究生入学之后，他就意识到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能够畅聊的朋友很少了，和身边的人更多是竞争关系。大家虽然表面上都嘻嘻哈哈，但在私底下都很努力，谁也不想输给谁。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和同班同学交流不多，而实验室也常常是安静的。导师的项目、实习、课业，他总是同时有很多事要做。他每天一个人吃饭，每周向导师汇报项目进展。最忙的时候一天睡5个小时，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压力大的时候，常常不想搭理任何人，感觉脑子不灵活，转得很慢。

压力最大的那个学期，成了他看郭老师视频最疯狂的时候。

我不享受这个过程，因为真的挺累的，但是没办法，可以说没有选择。韩一毅说。没有选择，是因为他感知到周围存在的激烈竞争。你按部就班地走，其实就是落后的。有人问他想做点什么，有什么心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学习工作上的，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比如去学点什么新东西。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显得更好。而韩一毅想到，郭老师确实是一个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的人。郭老师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是成本最低的。每次都能笑出来。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规模10.11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8.88亿，占网民总数比例的87.8%。有自媒体介绍，什么样的短视频最容易火，名列第一的是创意搞笑类。韩一毅喜欢的网红多是搞笑类的，除了郭老师，他还会看抖音上做反串的博主。

网络上，不少网红模仿郭老师的直播风格，成为郭门弟子，郭老师消失之后，黄园园就看看这些弟子们的视频解闷。

## 3

生活在评价体系之外是什么感觉呢？李江帅知道。19岁的他刚从一个中等专科学校考上大学。他2018年就关注了郭老师，那时候，郭老师在网上还叫“爱吃食物的女孩子”，粉丝量只有1万多。

李江帅14岁起就与短视频为伴。那是2016年，他拥有了一部家人淘汰的智能手机。最初他玩快手，2017年，他又成为抖音较早的用户，8位数的抖音账号是他网龄的证明。家里做蔬菜批发，父母常深夜两点多出门，对他管得并不严。

他没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只希望搞钱就完了，感觉有钱最重要。看见快手上有人说，高考给你760分，你这辈子也不一定能挣760万元。他深表赞同，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呢，有的工人一天还挣1000多元。

生活在距离郭老师老家40多公里的县城，他觉得郭老师和现实中的家乡人非常相似。他看到过视频里郭老师和爱人去苞米地里捡玉米，这让他感觉很熟悉。

他觉得，2019年后，郭老师粉丝数量暴涨，视频风格也逐渐保守起来，他有时觉得没意思，就转而去看看聊聊天。一个小众直播平台。在那里，李江帅看到过远近比郭老师更低俗的内容。

直播房间24小时开放，里面有表演人、主持人，晚上也有人盯房，陪着这群人玩。那时他在中专读书，看直播会看到午夜零点后，有时看到两三点。李江帅看到经常有人花钱“点活儿”。不到1000元，就可以随便挑个网吧机号，让直播间的演员去把那小子暴打一顿，或者让演员吃50个鸡蛋，喝一桶豆油，喝20瓶牛栏山。反正钱数一点点往上涨，越看你喝不了的时候，给的越多。看这样的视频，李江帅会“嘎嘎笑”，有一种吃瓜群众的感觉。李江帅还花钱看过色情直播，这类直播需要门票，入场后，可

# 朋友在哪里

是否辞职。做PPT的朋友在一家国企上班，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比体制外轻松。

这半年，周围朋友给我的感觉都是满脸倦容、疲于奔波，没有耐心去探讨更深入的话题，关心公共生活。这或许与快速变化的环境带来的动荡感有关，因为疫情，不少朋友工资缩水，被迫跳槽。

很多人被一种不确定感包围，期待更稳定、踏实的生活。这种精神危机在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到一线城市奋斗的青年身上尤为明显。如果和家人住在一起，或许我们工作不顺利、心理上感到孤单时，回家后就顺口提了，但因为距离的阻隔，我会觉得，对父母诉说心事只会让他们徒增忧虑。

只能找朋友倾诉。但在一个忙于加班、见一面要花费1小时路程的城市，人们想维持深度的人际关系，获得友谊的支持，已经力不从心。缺乏深厚的情感支持时，人的漂泊感加重，快乐感大打折扣。

很多时候，我们投身于网络，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外界的连接，网购是为享受拆快递时看到商品的新鲜感，刷短视频则是迷恋虚拟世界的热闹和喧嚣。我们还对工作抱有过多期待，放大工作的价值，因为这是我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以看到女主播裸露的身体。

一个30多岁的表演者有糖尿病，一次，直播间有人出钱让他喝酒、吃冰糖加可乐，最后这个人直接进了医院。直播间的“大哥”们继续说，给你3000块钱，再推两针葡萄糖进去，买两串冰糖葫芦吃进去，就再给你1000块钱。那一次，把那小子真急眼了。

李江帅听说，很多这样的人身体会留下后遗症。看到直播里把人闹进了医院，他会有点害怕。但在那样的时候，直播间游客的反应是：哈哈哈。

## 4

网络确实可以改变你。因为经常看见主播、游客恶人骂人，生活中吵架的时候，一些很脏的话就从李江帅嘴里跑出来，谁都骂不过我。他形容那些游客说话是“想象不到的脏”。那种骂人的话，看一遍还想看，学了还想学。他甚至已经认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了，都是模仿别人的性格。人家做什么，他也不自觉就那样。

他不喜欢这样的改变，觉得这样“不正常”，三观不正，没有底线。他意识到互联网上骂人只是一种表演，那些人现实中不会这样。他也习惯了直播间的谎言，有人说自己胳膊折了，有人拿个假小孩说得癌症了，这都是为了“求求好心人”打赏。现在生活中，哪怕朋友对自己是真诚的，他背地里也总想，这人是不是两面三刀呢。

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明涛曾写过分析郭老师“走红”的论文。研究过程中，他对郭老师所引发的风气产生厌恶。他觉得郭老师会“带坏小孩子”。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好像骂一骂人，就好多人都捧他，骂一骂人就能够赚钱。他看到郭老师经常说话带脏字，还会对连线的主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我看来，他的正面影响远远小于负面影响。他有两个读六年级的表弟，会常模仿网络主播说出一些“烂梗”，乱用成语。虽然杜明涛知道自己成长中也接触过这种东西，但“密集程度没有这么高”。

李江帅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看微信更多，每天近5个小时。他也会感觉到这浪费时间，但除了刷短视频，也没意思。

除了和好哥们儿一起喝酒、打台球，李江帅没有别的爱好了。他不喜欢看电影，完整电影太长了，没有耐心。而且有的电影看不懂，比如他最近看的《八佰》。他一般只是看看抖音上的电影片段。对打游戏兴趣也不大了，打游戏的话遇见的人太厉害了，赢不了，就会很无聊。

曾有学生在直播间里说想成为郭老师一样的人，郭老师说，不要学我，我钱赚了，但脸也丢完了。但李江帅还是羡慕郭老师，因为毕竟有钱了。他想，真正有钱了，那些骂声都听不见，不在乎了。

李江帅总在琢磨怎么赚钱，觉得互联网是个不错的路子。他想过做网络主播，因为不用上班，比较轻松。他们很多人剪完视频睡觉，躺着都能赚钱。如果要做什么，他会做搞笑类直播，或者走“精神小伙



视觉中国供图



网络视频截图

角色，陪领导喝酒，说违心的话。

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他去看看脱口秀，尝试讲开放麦。他每周讲两次，表演期间，将手机静音，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说，最开心的时候是站在舞台上讲笑话、尽情地做自己，观众给他鼓掌。

他所在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大多兼职，有编剧、学生、互联网从业人员。有一名主业是律师的脱口秀演员，业余还参加演讲比赛，组织律师朋友拍普法视频，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个朋友的家。他在东六环边上租了一个空房，精心布置每一个物品，大到家电，小到绿植、墙画。

有些家居用品是在二手网站淘的，他因此交到了朋友。前几天，他去卖家那里拿凳子，两人聊起来，对方请他吃饭，看他穿着人字拖，又送拖鞋给他。他也卖过窗帘，请买家来参观自己的家，一聊发现是同行，还有不少共同好友，相约一起去攀岩、游泳。

真是美好的体验。我的朋友说，很难说，这些关系是否能有更深的走向，但建立连接的过程，就是我们看见他人、感受生活质地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微小的事物着手。比如，做一次手工、参加一次线下活动、拜访一位老朋友，在具体的生活中去感受个体存在的主体性。

对身处迷茫中的年轻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的建议是，多读书，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同时也了解自己历史中的方位，和世界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这能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